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_臣孫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_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_臣王茂源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二十七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
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尅在
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故每一

元 楊維禎 撰

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慶讓得一賢伯而所統諸侯不敢有侵虐之政無侵虐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使古之州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恣掊剋也賢者失也老者遺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間有一二自強於職土之所當慶者不得譽於左右則覆得所讓是非皂白僣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寃者如訴於天不得已而謁其所欲者如

謁之於鬼神遂致民氣鬱而不伸小則乖於一邑大則
乖於天下長慮君子其不為之懍懍哉伏惟閣下出身
以天子之賜進士閣下之任官以天子之寄耳目士有
握抱不得展布者以為不得其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
得其時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伯之任巡行州郡入
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焉民之鬱不知所伸
焉則閣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閣下之得其地者與
無地等而閣下之出身曾亦何優於旁歧雜進之人閣

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弗治者哉某於閣下雲泥異途而名則同官也棄官以來已無意於時事而僑居錢唐當北南之會人有自南來談肅政使者之政歷歷如指掌聞閣下行部福興已若干日而父老之望閣下未有所聞覆有所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恃吾同年故輒有布於閣下幸閣下察焉上有以佐明天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塞閩南北行者之言也不勝幸甚

投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達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陰陽水火勢也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矣伏惟閣下清德茂望由臺憲表臣當鹽漕之寄於兩浙臨政以來事之損益因革黜陟用罷一以公為道苞苴請謁無所容徑窬私門塞矣持三尺平桀黠吏不得撓勸之私事息矣私門私事一無以干吾之公宜屬之吏效職而弗欺江之商海之民皆願出於塗而服役於其上

大課運流宿垢剗刮竄稱一專除命端下自官漕者來未之或聞也然而倉場屬吏厄逋課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無是非枉直其中朝廷遣使廉問而訖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自屈者公之不伸於天下也故其抱枉受抑之人咸願決之於閣下者以公之道在閣下也其得脫刑禁與省部文符而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大抑之久則莫如某也某以父憂去司令之職而司令之課曾無一二虧欠而吏持文深者猶枝蔓其罪不

使其文符而去使公道不在閣下則吏者之言或得以
移聽公道而在閣下則吏持文深之過也或謂彼數十
人之去勢力使之也閣下不以勢力屈公道則或者之
言又過也故某甚不避僭罪輒敢自明一言于閣下惟
閣下察之使枉之大者伸抑之久者奮則閣下大道之
公不以某一人而累不然或者得以某病公道閣下其
能亡所累耶惟閣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絕文深吏
之過而解或人之疑且以恕某自明之罪幸甚幸甚

上樊叅政書

某謹再拜奉書於大叅相公先生閣下某聞士有鼓琴於汾潯而釣者聽之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夫聲被于琴一枯木之器也而意之所存聽者得焉而況士之意發而成聲聲發而成文者乎萬一遇知己之聽則其洞見所存者宜有過於釣者之聽琴也已伏惟閣下以中州間氣出為當代之英不事舉子學而為天下文章之宗士之相指數於下者曰許夫子而後有

子姚子子元子姚元之後而有子樊子而已耳士不志於見大人君子則已如有志也其不趨下風而求出門下者則其自棄者也某幸早識閣下於任公敬叔之門閣下佐司於中書時敬叔嘗遣某持書幣不遠數千里請見閣下而以病不果行今閣下在行垣去某之居不百里也某嘗僕僕趨下風而又以閣禁之嚴艱於見也則某惟有退處於野與田叟野老為伍耳然力不任負耒而又竊食於吳教授市中兒以為妻子之養同年之

士有舉某於錢唐典市之官使苟食於市猶勝於挾策
小兒去家僅一水隔猶勝於調邊數千里其相知無踰
於同年而所舉如此則某之不受知於當世而切切於
知己者之求蓋可知矣傳曰隱雷自天而昆蟲已聽陰
雨在漢而柱礎先覺幾之先動於物類者如此某之於
閣下懸隔若相絕而心動於閣下見於先覺則恒目睫
之近故敢不以再進為瀆而懷抱所著曰平鳴集者二
十卷古樂府辭者十卷謹上獻於閣下蓋將託知己於

閣下也閣下倘賜之聽覽則某之心所存者將有白焉
其不愈知音於汾潯者之琴吾不信矣謹書

上寶相公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復齋司憲相公先生閣下嘗聞士屈
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遇知己而不伸則亦與不知
者等耳有人於此懷抱利器而以世之流言中傷不得
與時之君子者列必急於求知己非急於求知也急於
伸志也僕自棄官以終二親之養養既終而吏部不調

者十年然十年之中服近文章砥礪庶隅未嘗敢一日
叛吾教也世之自謂英傑之士往往有不遠數千里考
德問業於僕者則僕又以自信決非明世棄才也僕所
著三史統論禁林已躋余言而司選曹者顧以流言棄
余謂楊公雖名進士有史才其人志過矯激署之筦庫
以勞其身忍其性亦以大其器也杭四務天下之都務
也俾提舉其課而後除以清華處之未晚也僕之不遇
如此屈於不知己者也士遇不知己雖孔門聖且辨不

能白於人矧又蔽以流言者歟伏惟閣下以高等進士
賜出身號虎龍之榜不二十年別歷清要為明天子耳
目才賢所在雖讐必舉雖草野必訪矧又辱知己者乎
而僕未嘗伸吭鳴一言於閣下則僕之自棄罪也僕在
吳興時固嘗執筆以登載閣下之治績在錢唐時又嘗
偕歐陽生以待筆櫝於閣下則謂之舊知己可也久必
待遠必致者儒行之言舉舊者如此僕離閣下也久去
閣下也遠閣下在高要舉舊而不改儒行信其賢而不

信人之流言則僕之不避瀆而鳴知己於閣下者不得免也庸是輒敢有布於閣下惟閣下賜之覽察焉則僕之伸於知己者在閣下而不在他人也決矣

代宋無逸上省都事書

去秋攀餞舜江伏承教誨獎誘意甚勤懇若將推而納諸古學者之後公卿不接晚生久矣何幸親承其寵是以感激忖度至忘寢食思所以報知己孔子曰才難某始讀此猶以為疑以為人苟有志何才不可成奚難之

有更涉七八載志雖不變而其學視之古人奚翅霄壤
之殊然後知才之成信乎其難也蓋某自九歲知讀書
陋邦之中無良師友誦習數載雖訓詁莫曉年十六歲
去學吏時家祚益落先人沒六年矣一日讀言行錄至
范文正公事悚然如有所發頗知古人所以立志然猶
未知所以用力今年春游暨陽從鐵崖先生學春秋方
其欲往親戚摘其迂鄉里哂其往幸而楊先生遇之如
骨肉不然不能一朝居也幸粗聞為學之方則循序漸

進洪其心而密其功者為庶幾也以故絕去狂妄躁急之心歸栖一室寂寞自若且五六年而才亦不知其成與否也自顧蓬革之家累重產薄生母年近六十咨嗟太息以某雖從事於學而不能畧有所補於是奮不知恥西見明公嗚呼不有知己如明公者何以成其志哉某於明公其分甚遠絕一旦拜下風即謂可教而待之以禮其後數進見恩意彌篤伏語之曰人以貴盛而流於卑污者多矣生微賤而能卓然自立未必不至貴盛

也勉之哉某立志之迂雖親戚不見閔而明公惓惓若是則世之知己者未有深於明公者也遇知己者而不求所以自伸則與自棄者寧有以異乎故復陳其坎坷之狀達於左右伏惟終曩日玉成之賜為之留意使上有以寬親之憂下有以安己之志得致其材之所進而無難成之歎不勝感恩之至罄意而言不覺繁委惟少垂察焉

與吳宗師書

僕讀傳至孔子稱老子通禮樂明道德之周遂師老子則知先王之禮樂道德在老子者未墜而孔子師焉孔子師老子則老子道與孔子道弗殊且老子固周藏室之史也又知其學有資於時君不徒五千言道德之述也後之道家宗老氏太史公取其言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西京賢君資之為南面之術而成清淨寧一之治其效不誣已迨效者宗其傳而欲滅絕禮樂植提仁義曰虛無可以為治吐納可以長生則吾未知其說也

我朝抑黜百家尊上孔氏而老氏之宗仍俾其徒申教
章以禪治化故今孔老氏之學並行而不悖夫老氏之
傳至後漢實為輔漢氏之術其效能使上之人恭己垂
衣裳而治下而庶類之繁幽而百靈之祕罔不從令而
受職以驚動之古初之所無而實吾先聖師之所不能
有也宜上人優崇之呼為天人之師法屬國不得私懷
劔章而俾得懷之王公大臣無不名而拜者而俾得不
名不拜其恩隆數異又絕古之所無也天既昌其子姓

以壽其術又必昌其徒以衛其道如今桂堂氏與足下
後先出乎其間蓋不偶然矣今天子留志史學以館閣
之才為未足遣使草野以聘處士之良而於足下濶去
庶陛賜之燕坐訪問至道以及乎歷代圖史成敗禍福
之跡足下片言又足以予奪可否雖一時稱良史才者
不能過比之鼻祖職藏室並又有光矣傳曰學老子者
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其儒者徒也孔子不能不師老
子其其敢絀老子而以足下之道為異而不資求其所

至者歟某早年以試藝上春官識足下於京師足下還山而某亦去官又與足下會於錢唐湖上然未能獲一議論之交一文字之往復近因足下高徒某南歸番陽庸是上淑孔子師老子之原而知足下之道未嘗余悖者書之以達掌記惟足下不以儒學為絀而有以先王禮樂道德之未墜者教余則幸甚三史統辯若干言大禹觀銘仁清觀碑二通隨此錄上不宣

說

鈍之字說

雲間郁生父名之曰銳請字於予予字以鈍之銳必鈍
銳不鈍養銳者摧矣三尺之鋒出削示人曰孰敢撓我
而敵有折之者鋒不藏也鋒銳而藏於不銳其孰能禦
吾之銳哉故曰銳以鈍養老子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
老子之辨養於訥天下之辨莫能勝老子之巧養於拙
天下之巧莫能爭生之銳養於鈍則天下之銳莫能敵
矣庖丁之刃十九年所解千牛而鋒若新發礪者何也

其投刃於虛者鈍以養其銳耳鈍之勉哉以銳用銳天下有撻之者以鈍用銳千牛之解者恢恢乎其有餘地也鈍之勉哉毋輕用銳

數說贈吳鍾山

予讀吳志觀趙達九宮一算之術其計飛蝗推鹿肉算某年月日時中之類其應如神公孫滕事之為師欲得其術而為此術父子不相授受也夫聖賢道學固有授受而術者之本雖父子不能相授受也學不難於聖賢

乎松江吳鍾山以太一九宮諸算之術鳴江湖間自謂其學傳之父竹所君竹所有傳之其父一峰君趙達父子不能傳其傳而傳鍾山之傳祖父孫三世非其天授之性異於庸衆人遠甚能之乎故公卿士庶咸知推尊其術而鍾山亦自閤其術不輕以語人余在姑胥時鍾山持助教宇文氏詩來見予不扣其能鍾山亦不言也余遊松鍾山又見余璜溪之上乃曰先生棄官已十年數盈十必變數豈有往而不復詘而不信者哉截自四

十九而往為余下箸籌前來之事某年曰起某官某年
曰移某所某年曰當調內某年曰年來致事而先生已
在水之南山之北矣余為之莞爾曰日中則移月滿則
虧天地之恒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君子之用數也
故君子得時則義行失時鵲起數之一定者在天而用
之隨變者在人故君子以理占數也子徒能眎吾以一
定之數其能之乎用數之道不為數禍福窮亨者乎鍾
山謝曰吾能知吾之所知特不能知先生之所能也請

書其說將循海而歸見余方外有道原衍禪師禪師靜
閱萬物之盛衰而其所傳之道有不物之者在與吾不
異也出余言以質之

命說贈夫容子

客有夫容子過余譚壽富貴人之命曰某不道也而算
踰大老至某不仁也而貲連鉅萬不學無術也而官極
隆品吁德之不勝於命也奈何予莞爾曰甚矣夫容子
之不讀書也子不讀郭先生之議北宮西門二子之厚

薄歟則知命有亡瘡乎德者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
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西門以命厚自務北宮以
得厚自愧皆失固然之理也先生之言一出西門不敢
言達北宮退而衣褐有狐貉之溫食菽有膏粱之腴蓬
廬有廣廈之廕輦輅有文軒之飾終身自然不知有榮
辱之在人在我也此德勝命說也夫容子談貴富人命
屢矣未見譚德人之德浮於命者予游東州金華有鹿
皮子武夷有清碧君會稽有梅梁道人皆窶而有隱德

不願乎人之食肉繡衣連櫪之居結駟之騎者也子往見之試以吾言扣之其識德命勝不勝之辨已夫容子行書其說以去

拆字說贈陳相心

拆字之術原出於蒼頡而說得於子華子頡之制字象形諧聲各有其義子華子於制字之破嘗推其說曰韋革雖揉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以此知物之剛柔雖不同而同於一也盡使字之寓意義一一若是揚

雄許慎之說不亦闡哉永嘉相心生以折字術鳴於公
卿間其推原禍福考索成敗亦既驗矣生亦能以子華
子之所推推之乎子華子曰無數無有隆庠無形無有
成虧生能泯其數形勿使庠有隆之因成有虧之漸吾
且許子得道於頡之初而游於河未圖洛未書之天已
字之制折何有哉

神鑒說贈薛生

嘉禾相者薛氏生以神鑒自命裝潢名公卿所贈鑒卷

訪余雲間次舍自乞一言余莞然笑曰生知夫人鑒乎
物之善鑒若鏡若珠若髹若靈石若止水若白日明月
而鑑之神至人則莫能洞物之微其鑑之神者大無外
小無內前無古後無今適說莫之適庾說莫之庾此人
之鑒之至也君子談神鑒者曰叔向氏之於伯有也子
輿氏之於盆城也郭泰氏之於史淑賓許劭氏之於曹
阿瞞也又高而神之圖澄之鑒河龜也辛有之鑒被髮
也延陵子鑑國姬公旦之鑑世也已經乙鑑愚愈推而

愈神若是者斯可與語神鑑也已嘻是豈許負氏之細
伎乎生之神鑒其亦識是乎生逡巡拜手於額曰牛馬
走於賢聖之鑒乎吾知願學焉庶先生大人之大余鑑
不啻許負氏之細伎也請書卷首為薛氏月鑑誌

說相贈王生

予史鉞之言曰敗天下之士而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
言也相韓信者當背而後貴啟信之叛者相也相鄧通
者當貧而餓死激帝之富通者相也相英布者曰當黥

而後王縱布之為過坐法者相也相章昭達者曰貌虧
而後貴縱章之毀傷遺體者相也劉惔相桓元子曰子
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啟溫之懷異而亡軀者非惔之
言歟來和相晉王廣曰眉上骨隆貴不可言也啟隋文
之廢嫡而喪國者非和之言歟故曰敗天下之士亂天
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容有術唐許之術者曰王生松
溪來訪余睦州談其術於廣坐中曰某人下吏也術經
業可封侯某人存心孝恭當享遐算某人夙有隱德當

及上第余義之曰善哉生之言相也異乎吾史鉞之所
陳者乎吾聞嚴君平之卜也其語於人以忠孝得曾子
之教若生之語相於人不得曾子之教者乎生別余上
京師求一言叙行卷故引余史鉞而復有取於生之言
者書以為贈

仁醫贈劉生

仁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則伎之仁而善濟世者莫
如醫已及讀扁鵲倉公傳則怪其方術之仁而鵲不能

令終倉匿跡當刑微少女幾不免焉何也史謂美好者不祥之器予觀鵠秘所傳方時昭名譽於諸侯此取媚得死之道倉挾鵠秘書決人死不為人療病使病家冤之此又取怨得刑之道何尤於器不祥耶倉之師陽慶公孫光也慶亦不屑理人病光屬倉積方勿令教人嘻師弟子一何不仁之甚耶河間醫師劉本仁壯負遠志北上京師不得志輒放遊名山至廬阜過至人授以肘後書洞究醫家微奧遂以其伎翱翔吳中吾喜其視人

疾病若已有之施藥不以貴賤富貧貳厥志其蓄竒秘不異於扁倉而施方伎職理病實上於扁倉者若本仁者可稱仁醫知本仁而謂之罷不祥可乎若至仁者授鵲之秘又孰愈授秘本仁乎蓋本仁儒家子臨江教授之孫宜其得仁之實而又能廣仁之施如此本仁字起元既自號其藥室曰仁而求言於余故為作仁醫贈云

論

馭將論

將國之爪牙也馭之善則得其利不善亦足以致吾害
蓋驍武勇鷲鷹搏而虎噬者其素所蓄積也又况有挾
功而驕恃恩而放者乎故臨時馭之以智術而不勝者
不若平日束之以威令之愈也蓋嘗觀漢高祖以術御
韓彭者不幸不勝則殆矣當時如韓王信陳豨盧綰者
皆號恩昵親黨亦遠起而為亂高祖倉遑奔驅而僅勝
之吁一有不及天下非漢事矣然則漢之有國不幾幸
乎及觀周世宗之馭下也而後知高祖之勞於智術不

如世宗之逸於威令也世至五季將之驕惰者甚矣梁唐
晉漢大率以是喪主威而至於亡也世宗崛起獨秉威
令於下陵上替之後何樊愛能不用命兩人一誅而後
世宗猶於不臣之將王景韓通輩收其爪牙之力如獵
者之役鷹犬耳其去高祖以術御將幸而勝不幸而幾
敗者不亦優乎今淮吳府之僚將也皆一時昆弟交也
蓋有親昵恩黨過於漢者大抵以權利相合則亦以權
利相睽慎於利害之際不能無疑則隙之所開矣馭之

稍失其道則有怏怏恥於北面者不可不慮也慮而後結之以恩恩之不勝籠之以智智不勝則將若之何吾為此懼嗚呼高祖之術世宗之法惟善御將者審其勢之利鈍而為之所也故作馭將論

人心論

夫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也劉文叔之中興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此人心之思漢而文叔收之以中興也郭子儀李光弼之匡難也民見

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此人心之思唐而李郭收之
以匡難也故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脉之所關收人
心者要當使之如父兄弟之親親出於天情之固結
而不可一日離而去也人心一歸天下事無不可為人
心一去天下之事解體矣載論三蜀之人心在於關江
漢之人心在於城一闕失則三蜀皆無以自存一城破
則江淮無以自守此無他人人心所固者在關與城也二
廣之人心在於嶺兩淞之人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二

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左之民皆潰發而不可支此無他人心之所固者在嶺與江也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心固矣今日之人心閣下所知也其收之固之之術閣下所行也然有離而去者何也官軍所之先以花猫金鎗之黨蕩覆我民舍離析我人心使之荷擔以待襁負而去吾之屋廬皆為彼之營砦吾之牛羊皆為彼之膾炙妻妾子女皆為彼之奴婢

金寶財物皆為彼之裹囊城郭之民養卒如養虎田野之民避軍如避寇今日人心離離而去者以此尚能為閣下守要害乎閣下以誅討賊虜恢復王土尊獎王室為已任則請以收人心固人心為第一義也吾故斷之曰人心者天命之所繫國脈之所關也作人心論

總制論

吾聞兵法在古有五乘之制五乘者軍法之根本而人心之所由以一者也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戰之克者

無也俚語曰十人一心有利買金十人十心無利買針
夫使百人操兵而攻虎者虎勝使父子三人荷鋤而攻
虎者人勝何也百人之心殊父子之心一也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總制之所以名者一衆心以制敵者也非徒
一號令一服色一旗幟一金鼓七投虎龍八陣之法也
夫一衆心以制敵則非律以五乘之法不可也人心有
所不一雖十萬百萬之衆而心各心於百萬則固不如
十人一心之為利也故戰之勝負不在士之多寡而在

於心之一不一也泰誓受有億萬人離心離德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商民之衆心不一雖衆無所用之
周臣之心一則雖十人而可敵億萬人之衆也後世伍
乘之法廢士心既不一而將帥又無所統至於忌能爭功
一麾之下自分疆界一捷之中妄分彼我諸物之心如
此况可一知士之心乎吾求賢將帥於三代而下如春
秋郤克士變藥書者亦可稱賢將帥矣於鞏之捷克之
言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變之言

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書之言曰變之
詔也克之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二三將帥更相推讓
不自有其功而中軍統屬未當紊也今秣陵之喪師者
衆心不一也建德金華之繼喪者衆心不一也各帥之
出鎮東鹵者曰漢曰惟曰猫曰獯部落衆矣而衆心果
能一之乎總制者果能盡制之乎諸部之心未能如周
之亂臣又未能如于鞏之諸將吾恐繼為秣陵建德金
華者可畏也故以古者伍乘之制周亂臣與晉三帥之

事為總制論

求才論

可緩而不必求者天下之常才不可緩而必求者天下之奇才也蓋事變出不測者非常才之所能丁而必濟之以奇才奇才不可咄嗟而得也必求之至蓄之素也譬之醫家之蓄物也蟲魚草木之劑出於市之所易得者不必蓄也至於山海之奇產非市之可常得者則固旁搜素蓄而為吾卒急之用也今寇之窺釁於我患有

不測而起者吾猶夫常才以處之以為其人易得也其術易曉也其需易應也譬之治竒疾而欲用草木蟲魚之常劑其不誤而敗者幾希矣今夫提市井之衆以與悍敵抗出竒謀祕策以應其變而制其勝或單詞片檄而下其城於帶甲百萬之衆則必用夫不常之才乃可耳其人於千百人中或一人焉千萬人中或一人焉不可朝取而暮得也必先君以求之至蓄之素而應吾不測之用如山河之竒產然後有以應天下之竒疾也於

乎天下之奇才王伯之佐乎聞之謀主也代未嘗乏求
之而不得者以求者非其道求得其道而又用之或非
其所也急奇才者不咎吾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而
咎天下之無奇才也不亦過乎劉備符堅嘗知奇才於
葛亮王猛故求之急而任之為謀主周亞夫亦知奇才
於劇孟求之緩幾資謀於野蕭寶寅亦知奇才於蘇湛
用之失其所而乞錢以去李密亦知奇才於徐洪客用
之失於緩而其人已入泰山之巔矣惟閣下立賓賢之

館於竒才也亦知所求矣然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則孰愈安坐而不知求者哉吾以為閣下圖伯必得謀主欲得謀主必求竒才故作求才論

守城論

城以保民為之也城不保民則不固不如恃民之為固也故曰衆心成城誠以恃城不如恃民也苟得人心雖畫一地而守植表而限可也不然崇城列天嚴扉重閉我之民心內攜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昔梁

伯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楚囊瓦城
郢而沈尹戍戒之曰苟不能衛雖城無益是皆恃城不
如恃民之說也今錢唐新城雉堞既完地隍俱備人度
作者之少難吾猶慮守者之不易也南翁之言曰居城
者不築築城者不居姑以近事明之四明之城不曰禦
方寇乎而方寇居之新安之城不曰禦流寇乎而流寇
居之睦州之城又以禦邊寇也而邊寇卒居之豈非前
轍之驗乎稽諸圖志臨安之城凡一百二十里宋人興

築歷十有三年而不能完其半今之板幹取辦於時月之間雖有神工鬼役吾不之許不至牽架以成鹵莽滅裂之功今兵疲食盡不於此時為討虜復城之舉而為此自疲自困之計此虜之竊笑吾禦敵者為無術矣昔齊王任檀子者守南城而楚人不敢彎弓而南下任盼子者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漁於河是二子為國長城不啻金山鐵壁之固者不優於一百二十里之雉堞也耶今閣下之守土惟知恃城而不知恃民與恃守將也興

築已還五郡之民財窮矣力竭矣小變怨而叛大變寇
乘而至矣此時雖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閣下所
能有也惟閣下省之慮之此吾占於人事者又有占於
天變者六月十九日火不七日地震此天變之驚於閣
下土石之疲也至矣閣下不知收人心以回天意吾未
知其可也惟閣下以吾言省之慎之

東維子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二十八

元 楊維禎 撰

傳

麴生傳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盎曰需曰耳或又以其善眩幻顏狀呼之曰鬯曰是曰霸曰差有嫉之者則斥曰離

一本自醇下名皆作酒邊

皆人好惡之詞非生本名也生

初降精於星乃子於麴母媒白師造於夏人儀狄氏或曰陶唐時已尊生於衢白堯祿之千鍾舜器重生亦酌之以泰尊其人嘔嘔温雅凡冠婚朝聘燕饗禮無不預號為通才尤善導引辟穀之術故其人最善壽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漸其化無不晬而陶出其性真然以為剛則悍怒者化柔則訥者倚之有言悞者挾之有奮始生從儀狄氏進禹時先自啓其繇曰得醴于泉得祿於天實用禮節其爵世延勿用甘言至於流淪則罔

不顛生得繇欲不往狄強之禹見生於食前果惡之曰
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國者廼與狄俱斥絕之
五子遂述禹戒以作歌至商武丁舉傅說以生自喻而
期說為蘖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為深池位生時伴
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戒之不入妄也
商亡周人監商轍使正掌之大首監之周旦又以戒成
王王亦以誥康叔生後遊魯幾以薄德陷公於楚生名
稍減退放肆市間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興苛律禁

生羣聚民間漢高皇賤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媪武負家
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羣臣皆倚生晏見上至甘爭上罪
生申用秦律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金四鍰文帝時
始賜生於民酺三日武帝晚年耗用又俾民酤權民間
利豪析不遺雖博陸侯第私藏生致京兆吏斧闕椎鑿
鑪罌以捕漢法衰生隨好事者時時至揚子雲家以問
竒為事生將隱去矣曹操枋國以年飢復罪生表上禁
錮法將作大匠孔融力爭之不從君子悼生之行禮與

願養民者迺終以權與錮敗哉生歷晉唐名復盛陶處
士潛家無貲劉始成送錢二萬潛即轉生生受不為汰
唐諫議大夫陽城所得俸錢計鹽米外餘悉送生所生
亦不辭生迹若嗜利心實儻盪無校計以故不問人賢
鄙貴賤老稚皆獲與接顧獨卻交老釋氏與喪服之士
其人或潛致生往者生輒能形見之其去就辭受非人
取量若此惟性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亦貪與婦人俱
漢司馬相如竊卓氏至臨邛人不得窺獨生得狎之墟

頭晉阮公籍東鄰有美婦亦與生狎至招王安豐輩時
時過生所借生熟卧婦側末與王永安婦交掌娛人則
法士所羞譚也今上起生青州從事上見其貌古而中
粹然問壽幾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於今二萬五千四
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惟不
死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及養老錫功一採生古禮生
定一代儀稱上旨升從事秩歡伯又加爵醉鄉公食若
千戶後歸老於鄉莫知所終

太史公曰余嘗疑麴生之為人稱聖矣而溺之者亡國
殺身則斥曰狂然交神明揖遜俎豆又何其唯唯耶然
則生一人顧用者何如耳論者曰良將仗一箠投河上
而三軍為之死一陷反間則宵遯為敗軍之將此其用
善不善效也觀其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千世可知已

冰壺先生傳

宋蘇易簡欲撰冰壺先生傳而不果密溪清上人請余
補之且屢奉蔓菁供遂為援毫傳曰先生姓蘇名蒞字

受辛始祖出蔡其後分旺蜀者名蔓菁知名於諸葛武侯亮亮嘗稱其有六利蜀子姓名於唐者曰金城土蘓先生金城後也性甚清淡生不嗜羶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濟民具苦無食肉相異日徒以三百壘黃為其料錢耳然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時出其根苗三千貴人鼎自以薦其用能使歲不饑不然民有吾色且能咀得吾本者曷事不理貴人斥之曰賣菜傭槁項黃馘類古野逸雖釋

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惟太學生交最密嘗相撻
苟富貴毋朝夕忘人有誚者曰太學生腹彭亨五經筭
實菜罌五侯食客曰淳母氏祥氏摩氏等凡八人咸謂
席上珍八賓或取馱於主者必召先生與俱主人甘藜
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即爽健起立時先生拔其族種
聯茹至終不與八人者爭進故八人亦無媚之者後豪
侈家有想聞其風采而不可得輒呼帳下兒趣庾氏即
道及中牟令苗用大先生其風味終不似也先生嘗雪

夜有故人痛飲至夜半吻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清談
談皆有根依齒牙嚼嚼成宮角已而爽入臟腑清冰瀉
玉壺也故人笑曰今夕啟沃之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
此顧無以謝德厚死謚先生為冰壺從而歌曰我心兮
如醒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菁瓊英何以報
之玉壺冰後先生以齒終於家門人圖易名先生舍冰
壺無當者遂相與謚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疎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走足為東居蔡

者如草為蔬東後罕有聞而疎族蔓天下至先生世次
莫詳聞其先薦進楚惠王以蛭事疎去漢有名平者從
華佗學方藥吐咽若蛇人以為竒先生邁種德而以相
者言不仕然歿謚冰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不衰豈
以祿食哉

冰壺先生蓋蔓菁連根齏者是也蘇公周曰連咀數
根其義可推予嘗於霜夜酒渴起詣厨中覓水鼻觀
忽觸寒齏香則誤蔓菁在瓶亟取啖其根渴隨解而

酒俱消矣時惟歌簡齋水壺先生宜立傳之句與蘇公
公同一適而傳則同一欠事後見鐵厓先生為蘇公
補傳文中所謂咀吾本所謂連茹至終所謂言必有
根依者於水壺為實錄非惟補蘇公之遺實有以慰
余心之缺云中吳孟潼書傳後

白咸傳

白咸其先河內人

河內曰鹹

在夏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

國未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虎者始入官共祭

祀賓客膳羞事周末子姓昌熾在齊東海島間環水以
自國習風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脩為事其最功者
名成金筮子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密遂進筮夷吾介
之通齊君自贊吾筮可用使齊富強天下夷吾力薦侯
曰齊國貧且飢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仲不智也知
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為君得利師惟君法焉齊侯喜
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驥服其輜裝益闢土海濱鑿井
築竈葢茆比比若拂廬然使顛煉脩其中民搖手觸禁

不得犯不一年功地沙土皆成白銀抱利充然而齊霸
天下矣繇是齊侯請於王賜爵鼎侯封其國曰海王俾
世子孫食邑若干戶咸去鼎侯十世父曰潤下與母富
氏媚禱於竈得咸漢青龍壬戌生月丁未日者推曰咸
水命日最旺火伏壬戌大海水
未月入庚伏運一轉實能贊國家關
石咸為人魯重嘗自負為席珍與庾嶺梅處士氣味同
酸醎結為伯仲交而世未嘗薦進於上者會吳王濞取
士於魚鹽東海人遂以咸充賦王見咸膚玉雪星星然

笑曰咸所謂江漢濯而秋陽暴皜乎尚者用之吳富遂
甲他諸侯然凜因是以驕已則亦咸有罪也武帝元封
間咸用齊東郭咸陽薦職列大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
有九文鍵應前
未有官時雒陽賈人桑弘羊南陽大冶孔僅皆
併口附咸議得寵幸咸自謂遇不減鼎祖然國未富而
民先病矣咸在官若干年徒糜牢廩而績用弗成廷臣
有欲烹其黨弘羊者帝晚年亦悔用咸猶未罷遣又學
士羣議咸失皆願罷咸而後化可興咸自是稍引退云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最喻於利
昔嘗見闕孟軻氏咸一志利民覆民是病古之利民不
民之利而民自利利莫大焉咸通異是故自齊管氏能
用白氏斤斤使其君霸後之得其利者或寡矣嗟乎當
咸遇大漢使勸其君除苛令調齊衆不損下以益上庶
幾鼎鼐之佐哉

璞隱者傳

為海虞繆仲素謨

隱者蒲氏名玄玉璞隱自號也上世徂徠人戰國有仕

齊即墨大夫又為即墨人其始祖曰燧氏濕者隱徂徠
山得煉形術初煉體赤再而青三而玄其面老可鑑文
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筮之繇曰震木其相離火其光非
青州黃玄斯用章水石摩盪吸陰吐陽以相四目天下
文昌厄祖龍氏玄用皴皴文塞而敞與滕氏同傷孰愈
璞隱卒退於洪蒙叶俊捏相倉頡氏制字太昊氏著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燦乎其有成章皆涅子姓也秦時有
由即墨隱泰山始皇東封泰山遇其人爵為五大夫及

坑焚禍作殃及大夫胤子在官襲封松滋侯惟用于刑
俾議黥劓事時上愚視民曰黥視松滋上黥耳松滋之
後曰瑜麋在漢書尚書令僕薦引與管城子穎同升道
亦不行蜀人揚雄氏居家習玄學退而依雄雄上長楊
賦非藉麋為客則不能見幹林主人故雄始終以客卿
呼之麋遂隱於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浮提國有分派
曰金胡氏汁灑地能幻文成字晉有九子者與二陸為
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利陰陽婚家時祝詞曰九九

子子生之松滋宜爾子孫蟄如螽斯至宋紹興而玄玉
始以璞隱自秘不知生父氏自云繆公子稱知己繆築
軒居之且以其姓姓軒權貴人詣蒲軒爭欲致璞隱璞
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蒼頡氏召用佐功文明文極而
僂天厭僂火嬴氏况又僂嬴後者乎予不隱其有不以
吊滕氏者吊蒲氏此子璞隱亦應祖繇晚年得道自詫
曰吾用物精多吾壽可以敵堅木矣入水不濡入火不
熱矣得吾道者蓋鮮矣

李廷珪墨可以割
木入水火不壞

太史氏曰上古有黑鹵氏涅出燿氏其黑鹵支乎中古孤竹君亦由台氏改墨氏至璞隱又冒蒲去墨氏其先雖爵顯于秦賤與黔等孰與無赫赫名帝皇世而功煥然在天下嗚呼璞隱用不用係天下取舍不幸殘於黔鈐窮於雕篆其命矣乎始繇之見也若璞隱者謂之隱無用文者非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名茹字珍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為孤竹君之

子曰智諫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
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有不食飲者為吾
女氏以抔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隳其節也越
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篋器
成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
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邈然如木偶氏謂夫人者無蠢
斯分而善之者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
充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雪之以為

趨臂體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
人自以家世素清節終恥屈身於人鉛華絲枲弗之御
雖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
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
少污其潔先是得長生久眎術於羿娥氏用能辟穀導
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秘當炎而出方秋即遁
去囊括其身自比雖有甕人或謂尸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子夫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為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壺丈人同蛻去云

學圃丈人傳

丈人出蕭史氏生龍虎之阜高居會稽之陽丈人生而機悟絕人長而慷慨偉風度有治天下之才而不好於仕晚乃棄儒衣冠入道研窮至理又自理於畔以老圃為事抱罌握畝不自以為苦築室圃中既以安之人且以學圃丈人目之怪而扣者曰孔子大聖嘗吏乘田莊周

大賢嘗吏漆園未聞以老圃為事如小人之樊而見絕於聖人之門丈人勃然曰有是哉彼有離絕卿相桔槔于園幾於近名攻治陳言腐滅歲絕不窺於園幾於喪真吾幸免乎二者之累園公圃吏為社為鄰人無識我我亦無識於人烏知我不如老圃與古先之至人扣者憇然欲退丈人復止曰汝以予為圃人乎請告若以圃道也理圃者理天下之範也圃而蔬茹出焉藥果實焉材木出焉凡地產之利無窮屈焉一日不治則利盡廢

可不學乎哉噫吁嘻北客馬踐園而漆室女之為憂者
長也扣者再拜謝曰始吾以丈人為鉏丁不知其為有
道人也野史鐵篋道人為錄其詞為傳而又贊之曰

樊須氏之儒叛教自愚於陵子之卿盜蕪自污吾非斯
人之是與其列禦寇之居列子隱居田園四十年漢陰叟之徒也

歟漢陰丈人羞用桔槔

魯鈍生傳

魯鈍生不知何許人或曰東魯人也六歲善讀書日記

萬餘言十歲能為古歌詩長明春秋經學狀貌竒古人以為偉兀氏魯鈍生笑曰使余抵西域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日之長耳不幸生江南為孤雋落魄湖海間以任縱自廢浙憲使者嘗辟生為書史生拂然也抱成案與俗胥離立大官前非吾業亦非吾志遂卻余嘗邂逅生西湖之西東湖之東與之登天目歷七十二弁之峰題詩絕壁上間逢山中異人讀之咸擊節以為人間竒才也生酒餘必歌詩詩之餘索余莫邪笛作君山古弄

弄闌呼山童出陔尼錦囊中宣和賜墨研銅雀缺瓦作
涪州秃翁古木石及中嶽外史雲嶠圖自謂在古無上
人欲以富貴勢得之弗能或遇江海竒士不需而乞與
之生剛果庶直見人過不能容或面折之有一善則又
稱道不已其是非曲直之性頗與余同故余在三吳山
水間多與之遊晚年著書自號金馬子有太平萬言書
約余北上共余三史統辯陳天子之庭而予未果也今
年春忽自葛峰來會余雲間曰吾將挾吾慙為太史公

遊遇偉人問余為誰余嬾自陳請子作魯鈍生傳故余為之傳云

楊先生曰余友海內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其一曰茅山外史張公雨其一曰大癡子黃公望二人老矣晚得魯鈍生生始明經不肯冒西俗舉性正矣及遇辟又不肯諂事貴官益高矣樂從余遊山水間適酒後吹鐵笛和古歌章若狂矣而晚將獻天子書陳天下利病成敗其果狂者乎

慧觀傳

慧觀者東越婦也家世業儒未笄時大父異其警悟授以五行書長而益深其學推人貴賤禍福徃徃奇中中年家祚落從其夫游江海間夫亦儒家子得妻之術相與簾市肆售其術問者則皆之慧觀氏慧觀清而弱日推言數人得錢給薪米即謝客過其門者莫不目而駭之余嘗與之語而異其人蓋非婦人也慧觀之言曰吾不幸形婦人以生生而不能以婦人自處又其不幸也重

不幸而以生月日為人言貴賤禍福是特以生吾之生
不知生吾之生者果何言取乎不然形吾累也然天固
假我以形而實無形也洩吾以言而實無言也以言求吾
猶索目於影况形乎且吾之為吾亦非吾之所得吾也
吾特吾之耳又不知吾之見者有以吾之不吾者觀吾
否乎然則世之罪我者固不少於生我者也楊子曰婦
人之言有是哉觀乎觀乎可以婦人目之乎吾聞藐姑
射之山在北海中有仙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於四海之外水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不知溺我者又有所謂水
火者焉觀室處者也千里而遊蓋無一日而不在水火
中也不為其溺且熱其瘳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不自千里者始乎觀乎觀乎吾以姑射之仙望之矣居
北海之中者彼何人哉

葉政小傳

政字克明姓葉氏淮陰人自幼警悟知讀書自奮拔既

冠以讀律充浙省幕史善建白論裁常依名節上官奇
之至正辛卯隨左丞李羅帖木兒討海寇壬辰侍平章
伯顏帖木征湖廣克池陽銅陵破蘭溪渠魁徐真一砮
削平蘄水賊巢屢獲賞給丹陽縣富民束章輸漕至蘭
溪見政與語莫逆即以兄禮事之未幾起糧赴沔陽泣
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死生未可知兄平生篤信義
願以資囊相託政固辭弗獲俾章手緘藏之逾月章鄉
友朱讓率其奴來曰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請其

資囊政曰汝寓物於章章未嘗語我我受章託義必質
束氏明以付汝朱以政匿為己有銜之明政抵京口會
束朱氏父子坐丹陽驛門啓囊緘得錢二百五十緡黃
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珠八千粒衣帛有差歸之束又
得錢五十緡黃金五兩白金五十兩珠千粒歸之朱二
氏盛具酒食以謝政不答而去政居軍中凡五年悉心
金穀遇有功輒驗格言諸上官上官以其致力匡匡移
文薦之授某官父季實從父蟾心前至元俱奉詔入覲

季實授行宣政院都事蟾心授翰林直學士有文集傳於家云

小鴉傳

小鴉者錢唐人姓張氏名訥字近仁其父某鄉校君性鯁直面折人過無忌憚人呼為老鴉舌訥性如其父人又呼為小鴉游吳出長紙書一通斧鉞黃葉蔡偽王張氏欲官於弘文竟拂衣去大明天子遣使浙河招異等材訥在選中凡二十五人至京師見天子於謹身殿各

實封獻所言訥笑曰汝輩封櫬上眦為爛紙語不若訥
櫬在尺喙中竟取決於天威咫尺下從則留不則還山
也他日言者出訥獨後留上問留故訥答曰請與生詳
言首言太廟次千步廊城丁勞死事上首肯之放役丁
生還者若干人授官斷事張氏偽官沈善夏昱除官憲
府訥聞即走奉天門下白上曰沈夏亡國俘而置之法
憲非惟辱法臣辱朝廷甚矣上聽其論即黜退連百餘
人銓吏嫉之調訥山東縣令上嗜銓者罵曰汝輩雞狗

忌訥在吾側耶復改授御史後以言中傷臺長請歸天
目山弗從今轉諫議官云

雪篷子傳

雪篷子葉氏名以清字子激雪篷其自號也其先京口
衣冠之胄宋末大父懋地華亭父鏌遂家焉篷貧而尚
氣節有古義俠風德清尉劉昶者聞其義聲訴以三喪
不舉篷貸錢五千緡資之監黥縣伯顏調兵昱領顏行
囑妻子曰我死毋且老當往依華亭葉子激顏果死一

夕蓬夢顏曰老幼難中請以為託越二日其妻子果奉
母來歸蓬老其母若己母幼其子若己子淮兵入蘇守
崧苗帥某遁淮帥史文炳以鄭煥尹郡鄭欲火巨室黨
苗者蓬素與鄭交白以大義而免持金帛詣蓬謝者旁
午悉拒不取鄭辟蓬尹華亭給以父病辭及鄭以賂敗
逮辜者六十餘人蓬獨免初鄭獲苗遺米與蓬一大舟
不受轉以賑乏絕無斗升及己時避地依蓬者若建德
尹楊瑀平江尹貢師泰建德通守毛景賢蓬待之如平

時男女踰室家期者為擇配瑀卒囊無一錢蓬殯葬如禮同門友胡方養疴同郡謝氏館方無後歸蓬具藥粥踰月弗救具棺槨會親友籍方遺物咸歸其弟妹闕西趙友道逆旅來歸蓬解衣推食閱四載病期月饋藥弗怠浙省員外王國賢以囊橐留蓬所國賢死蓬以完封歸其妻子凡此皆近古豪俠之為也淮南左丞史父辟蓬諮議不起江浙辯章王公以省檄辟幕府亦不起應南京天使訪賢人至松首聘其人終於不應事母極孝

母亡哀毀骨立晚年構草堂蕭之津躬耕在公田墾老圃以自食其力不入城府者若干人當路重臣識與不識皆慕之如古人云

鐵史曰漢袁絲折安陵富人之言曰天下緩急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至嫚罵安陵曰陽從車騎來一旦緩急不可恃吁義俠之係於天下者如此太史氏俠傳所由作也淞之大姓民武斷其里者主之後之靡耳烏有緩急所恃如心孟者乎若蓬者亦淞之人負氣俠而亦庶

乎心孟之流乎故予特傳之

陶氏三節傳

三節者天台陶明元氏之子婦王氏淑孟女宗媛季女宗婉也淑從夫宗儒爵封宜人吳元丁未秋兵入台淑屬子於傅姆曰汝以歸其父吾誓不兵辱即赴井死年二十八宗媛適里中杜思綱思綱中流矢卒時姑喪在淺土夫又未克葬忍死護兩柩為游軍所執媛不受迫辱兵加刃脅之大罵曰我若畏殺吾已去久矣請速殺

我遂遇害年四十宗婉適里中周本歸未一月兵至持
一婢走池許沾溺一卒突至引其裾曰妻我免死念無
以自脫指其婢曰可先妾之俟卒擁婢不為備婉即投
池死年二十二

鐵史曰方氏據沿海郡十年所陽浮受明命陰禁民毋
送任台陷日忿兵肆戮大姓女婦辱而驅之若狗豕三
節乃獨聚於陶氏一門貞白一志從容白刃之下丈夫
士有不能焉吾聞明元氏嘗官有元閩檢校衣冠奕世

以忠孝廉直為家行配之賢又出宋宗女趙氏也宜其
教漸於窈窕諸淑者若此余傳之使采東國之風者得之
足以光彤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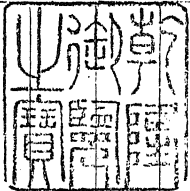
跋

跋君山吹笛圖

華亭沈生瑞嘗從余遊得畫法於大癡道人此幅蓋為
予作君山吹笛圖木石幽潤水山清遠人物器具點綴
於豪末者纖妍可喜瑞年未三十而運筆如此加之歲

月其則不在一峰丘壑者幾希矣抑余有感於是者予
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
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
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
去余猶隨風塵瀕洞中便若此竟與世相隔今將盡棄
人間事追遊洞庭儻老人歌紫藟如道人者出笛懷裏
間吾取其與明猗相樂者引滿數杯據床三弄遂與紫
藟者終隱十二峰瑞能從之否至正己亥秋八月中秋

日



東維子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

二十九至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二十九

元 楊維禎 撰

詩

送薛推官詩

四言三章
有序

吾友姑胥富子明來言杭州推官鄆城薛公之
二人曰薛公起身國子伴讀負持名公卿間連歷
縣尹掖城寧晉得民譽甚三命為今職惟杭實

江以南大府也其俗囂薄喜訐爭獄市滋起大家氏關節遷變事情奸偽百方出奇獄訟有他比所不傳雖老財察者病弗遑理推官號難職而於杭號尤難者薛公之來也斷某獄平亭疑法咸一一當蓋廉為治本又明德之恕以出之惟廉不淫明不惑而恕無文深之過故臬不頗民用不寃自時府中事無問大小咸咨薛公府長吏接之如賓師事有隔其省閱必舛差顛備

一時僚友有坐畔法者而薛公獨歌休聲於民
此其賢否優劣之較然者也今將代去丞相府
與御史章交上其陟清署以耳目天朝者必矣
杭士歌詩鄙腐不足以侈而餞也願邀予詩予
審子明言不誣為賦詩三章一章述其善於職
也二章惜其去三章期馭清要以副杭人士之
望也詩曰

有淵有清又靜且平有照斯應有撓有澄我有疑臬

伊誰質之我有枉罰伊誰出之孰奪我美心如失之雖
奪我美其用則適何以用之驄馬御史雖驄馬史羣吏
之師四方之紀

壽豈詩

四言二章
有序

人情莫不欲壽而貴富人得之者尠賤且窶者
多得焉何也天之授人以五福固不兩完也然
賤窶者之壽而樂抑又尠矣古之賤窶壽而樂
者吾聞榮啟期而樂之以三固未知所樂也此

壽而豈之不易易也中吳瞿惠夫氏家崑之韓
涇至惠夫益斥大其門閭而名其侍親之堂曰
壽豈蓼斯之詩人敬祝頌之詞曰令德壽豈蓋
代之壽者不難而壽而豈者之為難也壽而豈
者非令德其人曷及爾哉謂夫世德之家也有
華宅可以居有負郭之田可以食二親皆具享
遐耄惠夫朝夕率其仲上食堂上既有以樂之
壽而又有以自樂焉豈之樂固非榮期之賤而

寔得之賤者比矣夫惠夫之所得惠者豈非詩
人所謂令德者歟惠夫求予詩故予序之而係
之詩二章曰有橋有諼云

有橋洋洋在堂之陽豈弟君子令德不爽文文如璫璫
衡其鏘酌以旨酒以燕樂我父兄瞿叔孝友壽豈孔臧
有諼奕奕在堂之北豈弟君子令德有赫飲御我族以
及我賓客瞿叔豈弟斑裳赤舄壽具樂康由爾令德

送康司業詩

四言
有叙

至正七年秋天子以成均司業之乏山東康公若泰以憲僉事轉是職未幾臺評奪職副庸田司使不三月轉湖南憲使未行而中書以國學公論又立挽於司業其行也吳之士大夫咸贈以言有諗於維禎者曰庶訪使天子執法之臣也司業文墨官亡益殿最者也天下執法臣得一人焉勝百什守令文墨官得百什焉亡愈執法臣一人今康公累遷庶訪使者執法之得其

人者也而成均徒以文墨伎官使其人無乃非
天下制乎維禎曰不然維我世祖皇帝屬統垂
業於後之人不在吏持文法而在傅臣之扶植
倫理也故設官分職司業為國子師民氏天子
內長之非天下不居故其人得侍間於天子時
賜清宴以問道即有所建白澤流四海非尺寸
之細也國有不是師弟子得逕上聞捷於執法
移文符以闡說差次者其育才養能一適而賢

賢臯陶伊尹之徒往往發跡於是其為國利也厚矣薄其功豈在執法左哉嗚呼司業之人也又豈徒取具官亡益殿最者哉今天子承明經成尊師氏之位不卑於執法臣故康公之屢繇風紀以移是職也良有以也哉故余哀次吳士大夫之詩帙以送之而又序之如此復自繫詩凡五章詩曰

赫赫胄監禮樂攸司祭酒長之師氏貳之明天子作我

民極何以播教師氏有職惟明天子惟烈祖是因烈祖
始受命肇立成均天子戾止作爾多士多士濟濟惟天
子使曰若康公穆穆雍雍多士濟濟惟言來從天子問
道其言如鐘天子廣化其德如風維禎作頌配於樂工

題逸樂子卷

五言律

煙水風塵外先生一草堂
干時無戰策却老有丹方
蒲葉鈔書短松花釀酒香
有時歌款乃小艇在滄浪

夜坐一首

五言律

日落羣動息張燈坐草堂浮生百年事清坐一壚香謀
拙鄰人歎幽棲世慮忘吟詩不知寐華月自流光

舟過黃店

五言律

水會魚鹽市霜清蟹稻天高橋十字港新剎四邊田樹
老烏銀莢花開白玉蓮老翁誇樂歲斗米直三錢

綠陰亭詩

五言十二句

公子邁流俗澹然薄世榮華亭入幽邃永日有餘清高
梧羅前庭修竹被兩楹重陰閱清晝好鳥時一鳴佳辰

展芳燕良會欣合并清歌發綺席鼓瑟更吹笙羣公盡
詞客列座敬塵纓言笑遂真性觴詠暢幽情清陰與日
轉不知月東生

送趙季文都水書吏考滿詩

五言二十句
有序

江浙糧賦居天下中九而蘇一都又居浙十五
然蘇澤國也田皆枕湖藉江因水進退為凶慶
使歲而恒陽則窪下皆以鍾畝之利告一有淫
滂之虞颶風猝作挾波浪破隄防連阡接町淪

為巨浸此朝廷都水庸田之所由立也其職專
以水利為務遴選重臣有才幹者居之而所調
官吏遂與臺省相叅蓋朝廷視水利為重故待
其官守宜重也異時官守或非其人其貽民害
覆有暴於水而民益困者然則居是職者其不
可不慎選其人也必矣書吏者其官之贊也吏
不得人而欲其官之得職也亦難矣真定趙君
季文蓋才而有風操者也往嘗為浙中司臬史

有能稱故今都水使府點函以書史辟於沙河尉次宜其克相其官以有成也君自奉職來隄塍益脩溝渠益浚水還故道而民受庸田之惠者君之功為多書滿例增秩七品佐貳郡縣為近民之官矣以君興除水利害之心推之吾民撫字之日民其有不受賜者乎其行也吳人士咸歌詩以餞之推予為序首而復繫以詩云

勾吳水為國桑田水相爭水大連陂湖大小吞泖涇高

廬或九塾下土孰容畊吳萌罹患久都水置司平治水
亦多術害去利始興侃侃趙公子為吏有能聲奔流截
高岸蕪塞開通滕都府資治畫課最上農卿遷官到州
縣穡事話田更推此澤物志聖化相流行

送謝太守

五言排律四十句

湖秀今三郡循良第一人武林非復舊文化要圖新海
嶽東南會湖江左右隣曾開天水國直問尾箕津府大
同京尹居崇異國賓提封家萬戶易俗力千鈞惜也承

平久於焉值亂頻煙華餘故市風物感殘民今日懷匡
濟乘時好拊循念君多意氣滿腹貯精神別地梅凝暑
寒江柳孕春過船沙沒屐駐旆雪埋輪黽勉猶無及窮
愁不敢嗔贈言知面赦取醉寄情真勿袖烹鮮手須閒
牧犢身推誠歸簡妙植善息頑噐亂後無家世漁中有
隱淪千年黃鶴返萬里白鷗親莫學張京兆應知召信
臣貂蟬從岳牧圖畫可麒麟

賦春夢婆

七言絕句焚香雖老尚能歌聽
夢道人樂府子因呼為春夢婆

黃柳城邊風雨多
白頭宮女有遺歌
東坡哨遍無知己
賴有人間春夢婆

小香

明日履齋買姬年又大小子名
為小香傳秋千春夢婆者白

一場春夢不須忙
賸買春風又幾場
一丈花開紅玉蝶
小香何日比花長

寄沈秋澗四絕句

大將軍酒誥入市貴
公主鏡落田家不知有
客琅玕所
獨自吹笙醉碧霞

句曲已無張外史道士今有沈東陽裁雲剪月三千首
獨虎仙官不取將

鹿皮之冠鶴氅裾軍前不肯帶銅魚花猫望鹿拜履下
知有枕中黃石書

鸚鵡水深蓮葉航書來約過百花庄醉披錦袍上船去
倩得小姬連笛床

送貢尚書入閩

已後總十二首
皆七言律詩

繡衣經畧南來後漕運尚書又入閩萬里銅鹽開越嶠

千艘升斗貿蕃人香熏茉莉春醒重葉捲檳榔曉饌頻
海道東歸閑未得法冠重戴髮如銀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周門拓入雲居山中復度
嶺飲於水月尼寺賦詩書似太守及蘇州刺史周

義卿

文章太守早休牙五馬傳呼處士家好客新分朱露酒
題詩近在白雲窩山中子落千年桂海上人歸八月槎
水月樓頭橫玉笛誤猜萼綠是韶華

用顧松江韻復理貳守并東雪坡刺史

仙客歸來隘九州身騎黃鸝記南遊烏衣故國江山在
銅柱荒臺草木秋起舞劉琨空有志登高王粲不勝愁
問君蔗境今何在祇憶當年顧虎頭

送謝太守

朝廷遣使航東海萬里南來送璽書著屐登山良不惡
分符典郡復何如白蘓事業千年後吳楚封疆百戰餘
今日養民方急務肯將徵算及舟車

答倪生德中來韻

綺川才子才庸峭素色成文似泖綾待詔歸來金馬客
題詩寄去碧桃僧畫眉誰問張京兆多病深憐馬茂陵
昨夜西堂安夢好惠連春思又新增

庸峭齊魯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

峭之庸

八月十日借錢唐王觀海昌李勣大梁滑人過湖
赴瑪瑙山之招題詩雙松亭

十年不踏瑪瑙石今日重登巾子峰外湖水繞玉蟠螭

裏湖水浸金芙蓉崔老題詩欲招鶴生公說法善降龍
浮雲富貴眼前見從此道人輕萬鍾

感時一首

壯志凌雲氣食牛少年何事苦淹留狂歌鳴鳳聊自慰
舊學屠龍良已休臺閣故人俱屏跡閭閻小子盡封侯
愁來按劔南樓坐寥落江山萬里愁

至正庚子重陽後五日再飲謝履齋光漾亭履齋
出老姬楚香者侍酒之餘與紫實生賦詩

滿城風雨送重陽
雨後花開重舉觴
仙客新來殷七七
佳人老出楚香香
干時嬾上平蠻策
度世惟求辟穀方
光漾亭中詩易老
不須春夢到南堂

與姜羽儀詩

六韜人去無家學
獨說吾鄉有羽儀
太尉府中招處士
湖州幕裏著賓師
座分雨露黃封酒
門護風雲赤羽旗
湖上老夫詢出處
扁舟一葉似鴟夷

王之約詩用宇文韻

我尋三十高僧閣還有支郎夜渡舟湖上風煙留晚照
山中草木帶邊秋水晶宮開碧菡萏金粟堆呼黃粟留
下馬題詩紅葉寺行人有比峴山遊

寄秋淵沈鍊師

所居號琅玕所

琅玕種得三千箇箇瓊臺玉樹齊秋淨雙鳧青泖曲
夜寒一虎大茆西長茸不著花猫獵深竹時聞翠羽啼
老我所須惟鐵杖不須太乙乞青藜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

呂希尚希遠聯句

新潑葡萄琥珀濃酒逢知己量千鍾犀杵筋落眠金鹿
鴈柱弦鳴應玉龍紫蟹研膏紅似橘青蝦剥尾綠如葱
彩雲吹散陽臺雨知在巫山第幾重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

已後摠六首
皆七言古風

敲門空迥太史宅曳杖却上初陽臺雷從葛仙井底起
雨自黃妃塔上來官軍捷報銅鈹陌山人酒瀉白螺杯
憑誰得知詩句好山東李勛今有才

十七日過無住菴因留題鑑上人半雲軒

我訪東山丞相譜因過南墅半雲寮
雉棲薜荔都蒼墓
鰲補夫容大士橋
萬歲藤枝神蛻杖
三花樹子瘦為瓢
老僧好事兼好客
時作遠公蓮社招

用蘓昌齡韻賦李紫簣白雲牕

紫簣之簣簣滿林白雲之雲雲復深
忽見南山有真意
時聞好鳥流清音
翻盆玉女當牕雪
棋欵仙樵石几陰
為子朗歌成古調
寫以老鐵斛盧琴

題夏氏槐夢軒

何人覓得大槐國，國在人間人不識。
五馬既赴南柯侯，千金更選東床客。
金雞一聲叫東方，蝴蝶飛來春一場。
君不見綠林銅虎郎，匍匐尚拜虬蜉王。

寄兩道原詩 二首

信公今住竹林寺，曾寄吳鹽道。
起居戴家泊，上收秣米。
凌湖門外好鱸魚，緇衣宰相日給告。
清客道人新著書。
若問西湖湖上伴，竹枝零落柳枝疎。

老人雅趣近何如聞說移車雪上居甕口新包竹葉酒
船頭學釣桃花魚雄文曾佩六國印綺語更著三家書
兩家道郎我所愛何啻林間見二疏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

七言十八句

至正己亥冬十月四日子偕吳興桃庭美義興
高玉牕夏長祐吳郡張學河西張吉富春吳毅
東海徐子貞陽羨高瑛雲間謝思順同遊淞之
顧庄酌橘隱老仙墓因過郁聚學聚齋見桂隱

主人供茶設醴席上與諸客聯七字句成一十
韻十有八句書於齋之壁予為會稽抱遺叟楊
某也

九鳳山陽漂瀆陰十年曾記此登臨仙人一去橘破斗
小山重招花作金勺水研池圓洗膽老蕉書葉倒抽心
瞿曇像現雲生壁木客詩成風滿林白馬胡僧經寫貝
青烏方士石旋針六花雪舞昆吾劍一索珠懸斛律琴
出桺怒號斑額獸鎮籠解語雪衣禽掀髯自作蘇門嘯

抱膝誰歌梁甫吟
聯得彌明詩句就
內中韶護有遺音
題朱蓮峰夢遊仙
宮殿明日偕見西
辨章進凝香

閣詩

青蓮老人青珮環
自言昨夜夢遊海
上天梯山天梯之
山三萬八千丈
瓊臺雙闕開天闕
赤藤飛上最絕頂
千樹琪花散晴影
通明前殿上覲玉
虛翁左面長眉瞳
炯炯玉翁元是太
極仙手弄兩丸日
月旋天扃地戶司
啓閉玄牝一鑰開
天先青蓮老人南
極裔泰華開花一
千

歲大人賦奏馬文園玉藕如船澆渴肺殿前作詩明月
光光采下徹下土中書堂明朝寫得凝香章蝴蝶飛來

七寶床

右七言長短二十句

凝香閣詩

七言長短二十四句
有叙

凝香閣者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闢之以待
四方賢士即漢平津侯之東閣也客卿鐵崖楊
子名之曰凝香本韋蘇州語予讀楊子記云休
兵息民又曰厭兵圖治引周公仲山甫為辭夫

兵不為攻城乃森戟於左右者豈非休兵乎燕
寢凝香與賢者共之豈非圖治乎周公東征成
王迎歸天乃反風起禾此休兵效也仲山父徂
齊宣王賴其補袞出納王命此圖治効也楊子
之進規者至矣杭庠典教朱庭規敷楊子之記
復為歌以頌云

有兵不若森於庭發天下若莊於棚汗馬不若繫於營
休兵要待民力生平章政事光祿卿閣下萬卷清香凝

書生香德生馨况復爇鼎相熏蒸綠煙一縷風度櫺光
祿燕寢寢不驚蝴蝶飛來窺枕屏周公入夢話東征山
甫依稀亦言并天既反風禾稼登告以補袞垂鴻名楊
子進規為座銘有客如此真賢卿有客如此真賢卿廩
人飽粟庖人饋鯖燕昭臺上千金輕錢唐博士起相慶
有如十八學士登蓬瀛

東維子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三十

元 楊維禎 撰

歌

盤所歌

并叙

孟子稱大丈夫曰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愿
稱大丈夫曰坐廟堂則進退百官在外則武夫

前呵從者夾道喜有賞怒有刑材峻者譽其德
粉白黛綠者爭寵妍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也
李愿氏之所謂大丈夫夫人之稱大丈夫者也其
賢不肖固有間矣及愿稱大丈夫之所不遇者
又曰與其有譽孰若無毀與其有樂孰若無憂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我
之所行愿蓋亦潔身而往之流也亦豈得稱大
丈夫哉然比於處穢污觸刑辟徼倖於萬一老

死而後止者則猶賢耳故昌黎韓子之未遇也亦欲膏車秣馬以從愿於盤之樂也去之六百餘年而猶有裔孫曰秀之南牕公某為宋和公之七世孫宋革不言仕國朝以名節強起之辭以疾歸隱於淡滄之上名其居曰盤所盤在太行去淡滄不知其若干道里而南牕名之蓋所同其隱而不必同其地也南憲克己風節重其所則愈於愿之徒以不遇而樂其所者也南牕

諸孫為怒又能復盤所於先廬壞棄之餘遷其所於海甸之東丘而南牕之故扁在焉固賢矣吾聞恕自幼有大志惟用力於當世者又自知不可為則為不遇於時者之為而不為處穢汚觸刑辟倖於老死而後止者也於愿之賢亦庶乎其近之昌黎氏賢愿而為叙余亦賢恕而為昌黎之歌以歌之曰

盤之宮東丘之樂盤之土耕者讓畝叶盤之泉漁不竭

困盤之阻外禦其侮盤之深內潛我心盤之穰實繁我
族嗟盤之樂兮樂而安風雨不震兮燹滂弗奸孝以致
其養兮義以廣夫急難居饒安矣體愈胖心無憂兮奚
有患叶歌兮樂女盤女將和兮攷吾樂

杵歌七首

杭築長城賴辨章仁令兩郡將美政治於衆心
以底不日之成然役夫之記有不免淒苦者東

維子錄其詞為杵歌

巫巫城城城巫成小兒齊唱杵歌聲杵歌傳作睢陽曲
中有哭聲能陷城

自古衆心能作城五方取土不須蒸蒸土作城城可破
衆心作城城可憑

疊疊石石石嶽嶂立竿作表齊竿旄阿誰造得雲梯子
剗地過城百丈高

羅城一百廿里長東藩恃此作金湯舊基更展三十里
莫剗西門一樹樟

蘇州刺史新令好不用西山取石勞折得鳳山楊璉塔
南城不日似雲高

南城不日似雲高城脚愁侵八月濤射得潮頭向西去
錢王鐵箭泰山牢

攻城不怕齊神武玉壁堪支百萬兵不是南朝誇玉壁
關西南子是長城

江西鏡歌二章

陳友諒起兵殺倪蠻子據龍興辨章阿爾威沙

公憲僉察倂公合兵破之龍興始平江右諸郡
無不欵附至此而武功成作龍興平

繫龍興藩西江土旼章國駿龐江有砥柱胡為鴻流降
勦蠻效尤蝨賊內訌三台映太微國士俱無雙王旅
嘽鉦鼓撻天威震赫羣兇懍八郡望風咸來降武功既
成毋從從聖人南面殿萬邦 右龍興平十五句

龍興陷日憲史劉夔懷印埋土中土生瑞木一
本察倂被命為僉憲丞購印於瑞木下掘得印

來歸伋得印施諸移文遂成恢復功為銀章復
維白金有章維國之光九鼎既峙翕元化以張大治范
金吐景耀鏗蟠螭細龜鸞翥鳳翔官臣實司之植我皇
綱孰亟且藏啓發禎祥操絜係政柄繫德是將符節允
合人文昌蕩攘兪頑時乃康與國咸休萬年膺天慶
右銀章復二十句

用韻復雲松老人華陽巾歌

君不見解豸不識字高柱削鐵堅白簡孰辨賢不賢又

不見鷄鷄偏尚武高屋壓虎肩五兵不理長酣眠鐵崖
老狂者強項如董宣小巾製子夏正要江東傳人間緋
紫揜已蛻風中蟬脫巾漉酒東籬邊吳淞老褐來賀我
倒冠共醉春風前我歌此歌君拍手東壺西閩開洞天
洞天之鶴為我雙回旋

次韻省郎蔡彥文觀潮長歌錄呈吳興貳守雲間
先生

舞海鳳跳天吳八月十八壯觀天下無蓬婆之山突兀眼

前見有如祖龍萬鐸來東驅婆留一箭氣相敵強弩不
用三千夫雲蜃成樓不可斬火鍊搖識誰能屠招潮小
兒不畏死面齧蹋浪心何麤搏桑爛若木枯革瓢古憤
無時蘇東維子驚相呼長風破浪未歸去一葉欲事寰
瀛圖馮誰之一疋素中有萬里河漢乘吾桴

題清閔堂雪蕉圖

洛陽城中雪冥冥袁家竹屋如筭篁老人僵卧木偶形
不知太守來扣扁輞川畫得洛陽亭千載好事圖方屏

寒林脫葉風寥冷胡為見此芭蕉青花房倒抽玉膽珩
鹽華亂點青鸞翎階前老石如禿丁銀瘤玉瘦魃星星
嗚呼妙筆王右丞隕霜不殺譏麟經右丞執政身形廷
燮理無乃迷天刑胡笳一聲吹羯腥血瀝勁草啼精靈
嗚呼爾身如蕉不如蕈凝碧池上先秋零

大樹歌為馮淵如賦

東柯溪頭三大樹水深土厚厓石牢一株古茶槩久藹
紅若火鏡鎔冰濤兩株老檜挺霜幹青如連弁翹雙鰲

不知人間富貴植青紫草亡木卒紛如毛漢家根株歷
千歲當時大將誇人豪只今子孫仗大義昧始尚薄巾
車勞三槐風雲慶有待三荆湯火死已逃金鴉倒立海
底景白鳳夜燄風中膏蟠柯骨露黑石虎竒幹手接蒼
山猱惡氛西起白日翳恍惚大將排旌旄東柯東柯濟
時具豈無兵家文武韜摩挲大樹日酣卧不肯即偽從
韃索始知后皇受命乞獨正神明扶植冰霜操我來飲
我中山醪脫巾掛樹三花高大槐太守夢楚國大梅美

人臨漢臯大榭老雄侍我酒長筍亦即金絲槽醉歌寫
入嘉樹傳竊比橘頌騷人騷

辭

桂軒辭

有序

桂生於秋依於巖蓋隱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
託焉代之誇鄰林美燕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
有桂軒者為馮君元卿之所築馮君有文學且
有志於當世而不屑於仕進今老矣遂築是軒

之所將以終隱云夫古之君子不必以仕為賢亦不必以不仕為高仕而不得行其志之為患耳仕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弗偶則材之弗良也方今天子在側席求人如不及馮君幸生逢其時其材又非可以無用於世者方且惴焉深藏遠遁分甘與小山之招者同羣焉蓋與夫代之夸郤林美燕山之為榮者異日道也使彼揚揚露才竊一名以自哆夫又不足不致

中踣而貽故林之羞則不止者聞其風亦可少
媿矣嘻桂之軒人人得有也而有若馮君者之
不媿於桂則慙矣是則馮君之才之號實世教
之所繫也因其友程生之請為作桂軒辭二章
其辭曰

桂樹叢生兮軒之陽沐雨露兮含風霜王孫不歸兮春
草歇而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瓊枝以為佩兮食
金粟以為糧軒中之樂兮樂無央

桂樹叢生兮軒之陰虬龍盤拏兮猿狖笑吟王孫不歸
兮實勞我心

送史才叟遷上饒吏代馮元贈

一門三相兩封王見說郎美文章收拾長才青眼是黃堂
栢府槐廳朝暮直披玉雪倚冰霜靈山懷玉鬱蒼蒼古
城隍帶仙房瑤草紫芝隨處發天香盡道如今遷外好
只今朝風送玉琳琅金縷唱錦帆張

調

雙飛燕調

十月六日雲窩主者設燕於清香亭侑卮者東平王無瑕張氏也酒半張氏乞予樂章為賦雙飛燕調俾度腔行酒以佐主賓之歡

王無瑕春無價清歌一曲俐齒伶牙斜簪鬢髻花緊嵌
凌波襪玉手琵琶彈初罷怎教他流落天涯抱來帳下
梨園弟子學士人家

雜文

陣圖新語叙

孫子論兵謂廟算者勝無算者不勝且敗又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全勝道也余猶怪今之主兵者類皆無算之兵攻者直撞守者急退耳比之田舍搏兒三進三退不翅也余觀奉元趙信所著陣圖新語得軒轅氏屈機之法而深中今日主兵者之弊信嘗從余遊於睦州抱文武才畧而未遇知己者江浙樞府曾官授其人言不聽則棄官去耶律氏有禮

羅其人計不用亦拂衣行余號知己而余在澤雖奇其
才而無所於用近聞中吳痛懲主兵之弊旁求天下之
善兵算者有以信姓氏達薦書者而信弗應獨與余乃
居草堂看古莫邪譚瑤水青黃虬人莫識其胸中也予
令其同遊者張憲上其圖於淮吳幕府幕府若詢曰汝
師東維子曾上皇帝書淮吳府聘而未起何如憲具對
曰欲招東維子請從信始

鬻茶夢

鐵龍道人卧石床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牕
鶴孤立不鳴命小雲童汲白蓮泉燃檟湘竹授以凌霄
芽為飲供道人及游心大虛雍雍涼涼若鴻蒙若皇芒
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之若亡恍兮弗知入夢遂坐於
青圓銀輝之堂堂上香雲簾拂地中著紫桂榻綠瓊几
有太初易一集集內悉星斗文煥煜燦熠金流玉錯莫
別艾畫若煙雲日月交麗乎青天歛玉露涼目冷香冰
入齒者易刻因作太虛吟吟曰道無形兮兆無聲妙天

心兮一以真百家斯融太乙以清歌已光颺起林末激
華氛郁郁霏霏絢爛淫艷迺有扈綠衣若仙子者從容
來謁云名澹香小字綠華乃奉大玄杯酌太清神明之
髓以壽余侑以辭曰心不形神以行無而為萬化清壽
畢紆徐而退復令小玉環侍聿積遂書歌遺之曰道可
受兮不可以傳天不刑兮四時以言眇乎天兮天之先
天之先兮復何仙移間白雲微銷綠兮化煙月反明余
內困余亦悞矣遂冥神合玄目光尚隱於梅花間也小

雲呼曰凌霄芽熟矣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何為日四十五一月三十日三十之夜分不息是一月之中恒得十五日也故四十五余觀古幽民男於宵索絢女於宵紡績則幽男女皆得日四十五者也嘻豈惟幽民哉宣王之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向晨則王者勤政亦繼燎於夜也豈惟宣王哉姬公聖厯

於忠則曰坐以待旦孔父至聖勤於學則曰吾嘗終夜不寢是古之聖賢未嘗不競晷於四十五日也錢唐諸生有以年過冠室而失師承者及其直賢師友也遂有失時之嘆而不知力扶補人之功故為作四十五日約以策其力而程其功日讀某經若干卷寫某書若干板夜讀某史若干卷評某史若干件著某文若干道朔望講某文義若干件遵要束而餘力者有慶違要束而力不及者有讓云

毗陵行記十月七日事

孟冬四將發勾吳彎弓搭落雙髯顧智謀無過史萬葉
嫖姚無加李金吾前第已作破竹刃三覆乃裏含沙狙
常山長蛇一斷尾即墨怒牯齊奔踊玉蓋孤軍呼庚癸
皂鴉萬甲迷模糊江南長技江北無蒲牢一吼千鯨呼
赤杠卓入鐵甕戶鏃翅橫截丹陽湖擣虛之策不出此
赤手可縛生於菟當時上將陷江都至今莫贖千金軀
後來飛將慎勿踈襄王城頭啼白鳥如何臨期易將犯

兵忌何必不讀孫吳書烏乎臨期易將犯兵忌何必不
讀孫吳書

題子昂五花馬圖

賓月軒家藏

趙公馬癖如鄧公曾騎賜馬真龍駉漚波亭上風日靜
想像天廡圖真龍烏雲滿身雪滿足紫焰珠光奪霜目
九花風細虬欲飛五色波清錦初浴祇今買骨黃金臺
圍家豢牧皆駑材將軍臨陣託生死昭陵石馬空遺哀
此圖年深神亦化後來何人誇筆亞不見真龍空見畫

猶得千金索高價

題謝氏一勺軒

一勺水不滿斗我吸之勺在手上連天津尾下泄海焦
口主人云小池鑿吾部青天納牖吾鏡厓道人躡之曰
有人悟此坏雲夢吞八九

東維子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三十一

附錄

琅玕子來詩

六絕句

李杜文章萬丈光並驅今見會稽楊
幾時過我華陽洞
鍊笛一聲吹鳳凰

句曲山中張外史與君湖海結詩盟
可憐遺劍隨長夜
今日誰同並世名

義熙處士歸來早千古高風今尚存
夫子風期正相似
東山下醉清尊

問竒未到揚雄宅羽馭馳車總不靈
會向山陰具舟楫
載將肴酒過華亭

嵇公蕭散七不堪彭澤歸來雪滿簪
見說枋頭無真筆
董狐大史在江南

草罷玄經不美新萬言書已上楓宸
新詩題遍琅玕所
亦念丹丘有羽人

學生徐固次韻

新詩隨手寫銀光遠寄江南鐵史楊自說蕭郎善吹笛
不知孰與驂鸞凰

徐固又次四絕

一溪流水碧桃花云是茅山道士家我欲相從問丹訣
赤城五色如朝霞

道人曉起天鼓罷石盆換水種菖陽詩成寫滿白錄紙
春江人來能寄將

春江陳曉山也

不向王門曳我裾
秋風江上釣鱸魚
仙官乞與青藜杖
夜照龜文綠字書

鸚潮潮上琅玕所
渾似浣花溪上庄
風前起舞鐵如意
雙鶴飛來秋滿床

學士吳毅次韻四絕

三茅兄弟舊遊處
萬箇琅玕隱者家
雲氣團空圓似蓋
丹光井出赤於霞

與君別來十日強
日日憶爾鳳山陽
霜林橘子大如斗

書尾須君遠寄將

雪色吳綾裁道裾鵝黃美酒換金魚詩成速向沈東老
不惜榴皮醉後書

南泖津頭買野航鸚湖便似讓西庄琅玕主者雅好客
應遣麻姑掃石床

羽儀和韻

蠟色濤箋寫寄詩玉壺冰鑑識容儀法言願卒諸生業
家學深慚帝者師江月夜涼聞鐵笛海雲秋盡捲朱旗

文章絕似相如筆好為題詩論遠夷

玄霜子作

道人苦寒不可出焚香白晝高齋眠繁華過眼不足惜
造物戲人真可憐何如適興飲美酒未信服藥能長年
人生天地一逆旅流光瞬息難留連

魯陰饒介

錢王城亂山青惟有江聲繞驛亭萬姓瘡痍勞撫字諸
侯風化在儀刑園基別墅花連屋覓句芳池草滿汀座

是東南待君久翩翩五馬不須停

淮海秦約

宛丘陳肅賦

東南帝者之所都山川龍鳳相縈紆離宮別館三百區
紫金鬱鬱今有無府中逶迤謝太守少年玉節黃金符
民食在簞漿在壺飢舖渴飲歌吟鳴華車細馬左右趨
使君歸來香滿途

鐵鷄子一解

鐵厓先生作黃將軍歌殆絕唱也絕唱不可和

門生徐固賦鐵鷄子一解先生讀之曰可續吾
紹僭書八卷

鐵鷄飛狔猿披鐵鷄鳴牧犢平鷄栖在長城長城鎮南
國渴飲長城水飢食長城粟獬豸不敢觸貔貅不敢蹴
毒蟒何來吹黑風南國長城一朝覆鐵鷄怒裂背毒蟒
折骨死朝食毒蟒心暮食毒蟒髓嗚呼食蟒之髓心始
已東海大鯢銜宿恥

華陽巾歌

鐵厓老仙冠華陽巾制作竒古喜而為之歌

吳東

野褐陸
居仁賦

鐵厓頭骨如鐵堅高冠不肯著進賢華陽新巾制作古
倒垂一幅披兩肩醉來箕踞松下眠白眼不受天子宣
自稱臣是詩中仙掉頭乘風頂忽露墊角得兩人爭傳
有時錦袍淋墨沈鶴氅冷看兜鍪帶血污貂蟬賦歸來
占叢竹下索笑長岸梅花邊狂歌擊節自有鐵如意何須
白羽指使三軍前老夫緇撮上戴天與爾老仙相周旋

學生徐章次華陽巾歌

鐵史文章金石堅
鐵史賢書草聖賢
談逸父子未可稱
筆削枋頭直筆當
齊肩草玄亭上枕
書眠不貴世間王
堂供奉之皇宣
世人識不識
盡呼鐵笛仙
烏紗新製華
陽傳七客
聯翩冠似蟬
或攜妓東山下
或駕大舫西湖
邊
百年三萬六
千日日玉山
醉倒春風前
不知鶴書
在青天
黃麻一道
昨夜天東旋

學生謝思順賦

黑鐵龍氣如虎光如虹黃金意氣結國士勾踐臺上長
城公黑鐵龍心何雄搢為國掃煙塵空長城何巍巍砥
柱東南維龍兮龍兮長城歸飢推食兮寒解衣日龍遶
長城飛光抱日月聯清輝維南有猫虎最怒夜穴長城
翻赤土龍兮食猫如食鼠維東有犢獷以奔日觸長城
噓大雲龍兮食犢如食豚盲老烏啄人屋賣我長城殲
我屬烏乎長城覆不可復黑鐵龍搢三為長城滅仇族
玉筍山為我樹長城碑鑑湖水為我洗長城恥直欲聞

卷三十一
之聖天子會稽先生楊鐵史

跋忠勇西夏侯穆爾古蘓公墓銘

跋曰春秋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
貶之奸人不敢亂余讀鐵史穆爾古蘓傳信民之以為
賢賢之民之以為奸奸之此鐵史之春秋也臺憲者天
子之法臣也法臣不立法而鐵史立之嗚呼悖矣至正

乙亥秋程文謹識

東維子集卷三十一